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張子全書

(下)

張載撰
朱熹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全子張

(下)

卷之四

卷之五

中華書局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張子全書
三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撰者 張 載

注者 朱 熹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張

張子全書卷十一

易說上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先分天地之位。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无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戶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爲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

不見兩。則不見易。物物象天地。

不曰天地而乾坤云者。言其用也。乾坤亦何形。猶言神也。人鮮識天。天竟不可方體。姑指日月星辰處。視以爲天。陰陽言其實。乾坤言其用。如言剛柔也。乾坤則所包者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

靜專動直。不爲物累。則其動靜有常。不牽制於物也。然則乾爲剛果。斷然不疑矣。直一作著。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動轉。地方則須安靜。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

是故剛柔相摩。

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氣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人自鼻息相摩。以湧於腹中。物既消燦。氣復升騰。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天地雖一物。理須從分別。大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蓋莫如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氣也。初未嘗有地。而乾漸形。不謂知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爲而爲。故其成也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久者。以久遠推行。可大者。其得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所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措諸事業而言。易簡理得。而成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人道。理自當耳。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以參天地。

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涉於形氣。能成物者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今夫虎豹之爲物。象之雖馴。人亦不敢遂以親狎。爲其難測。惟其平易。則易知。易信。信則人任焉。以其可信。人斯委任。故易以有功矣。道體至廣。所以有言易。有言小。有言大。无乎不在。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爾。乾至健。无體。爲感速。故易知。乾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

足謂之賢。況可謂之聖乎。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吉凶者。失得之著也。變化者。進退之著也。設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吉凶變化。悔吝。易之四象歟。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六爻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序猶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言君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占非卜筮之謂。但事在外。可以占驗也。觀乎事變。斯可以占矣。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所以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也。

象者言乎其象也。

象謂一卦之質。

齊小大者存乎卦。

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各著其義也。蓋稱名小而取類大也。

辨吉凶者存乎辭。

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

悔吝吉凶之萌。惟介於石者。能見幾而作。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靜知亦作靜志。

震无咎者存乎悔。

凡言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之也。有咎而免者。善震而補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彌縫補綴

之義。綸者。往來經營之義。易之爲書。與天地準。易即天道。獨入于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蓋

卦本天道。三陰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爲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動

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誠。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則皆幽也。此所以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由明而不見。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學則皆歸之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見一邊耳。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方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故。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如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大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未能周萬物。則必有過過失也。君子立法。必其智周天下之利害。而其道又足以濟天下。然後不過過失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然後不錯。若不如是。或得於彼。則或失於此也。天惟運動一氣。鼓萬物而生。无心以恤物。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主天地之物。又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必也爲之經營。不可以有愛付之无憂。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安土樂其所。自生忠厚之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其神。又不能知夫化矣。大抵過則不是。着有。則是着无。聖人自不言有。无。諸子乃以有。无爲說。說有。無。斯言之陋也。在易則惟曰。神則可以兼統。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不偏滯於晝夜之道。故曰通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繫辭言易。大槩是語易書制作之意。其言易无體之類。則是天易也。神易雖是一事。方與體雖是一義。以其不測。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言无體。然則易近於化。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體。此而不已者。善也。善之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已其仁。始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方謂之知。此是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化。必仁智會合。乃爲聖人也。前謂聖者。於一節上成性也。夷惠所以一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用莫非在道。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已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夫心

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仁智各以成性。猶仁禮以成性。

勉勉而不息。可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謂曲能有誠者也。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麀麀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名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捨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聞見不足以爲己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心各有本性。始爲己有。苟未見性。須當勉勉。今學者既知趨向。殊不費力。何謂不勉勉。

百姓日用而不知。

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耳。此其爲能弘道也。天不能皆生善人。政以天无意。

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運。有小運。故孟子曰。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系之爲言。或說易書。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蓋不異術。故其參錯。而理則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是分出人之道。不可混天。鼓萬物而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與天同憂樂。垂法於後世。雖是聖人之事。亦猶聖人之末流耳。

神則不屈。无復回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此直謂天也。天則无心。神故可以不詘。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雖聖亦人耳。焉得遂欲如天之神。庸不害於其事。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何用聖人。天治自足矣。

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也。蓋聖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歟。日新悠久无疆之道歟。富有者。大无外也。日新者。久无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義理一貫。然後日新。

生生之謂易。

生生猶言進進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

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通變之謂事。

能通其使而措於民，聖人之事業也。

易簡之善配至德。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知崇禮卑，崇効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

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出。如天地位而易行，天地位定而易行其中，知禮成而道義出。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爲德，以禮爲業也。蓋知崇則德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聖人亦以教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比下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言也。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則道義自此而出也。道義之門者，由仁義行也。聖人亦必知禮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譬之天地設位，則造化行於其中，知則務崇禮，則惟欲乎卑。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

何以致不息，成性則不息，誠成也。誠爲能成性也。仁人孝子所以成身，柳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故亦得爲聖人也。然清和猶是一端，不得完正，不若知禮以成性，卽道義從此出。

智極其高。故効天。禮着實處。故法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孰爲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得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

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勉耳。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却。則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于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蹟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艱。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之爲書。有君子小人之雜。道有陰陽。爻有吉凶之戒。使人先事決疑。避凶就吉。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凡一言動。是非不可隨之而生。所以要慎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越求是而已。自此以下。皆著爻象之詞。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人也。凡有一迹出。則便有无限人議論處。至如天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慎。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君子自知自信。了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獲與人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惟仁者能聽盡言。已

不欲爲善。則已。苟欲爲善。惟恐人之不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爲利也。知金鐵之可斷。

義理必至于出處語默之不可易。如此其同也。己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可斷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爲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夫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言者特示有漸耳。理須先數天。又須先言一次。乃至於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而反一。又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行者。蓋地數无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爲五之耦焉耳。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極兩是謂天。參數雖三。其實一也。象成而未形也。兩地兩效剛。柔之法也。六坎八。

參天兩地。此但天地之質也。通其數爲五。乾坤止合爲坎離之數。當六七。精爲日月。粗爲水火。坎離合而後萬物生。得天地最靈爲人。故人亦參爲性。兩爲體。推其次序。數當八九。八九而下。土其終也。故土

之爲數。終於地十。過此以往。萬億無窮。不越十終。反一而已。陽極於九。陰終於十。數乃成。五行奇耦。乃備。過此周而反始。滋至无算。不越於是。陽用其極。陰不用極。而用六者。十者數之終。九之配也。地无踰天之理。終於其終而已焉。參天兩地。五也。

一地兩也。三地兩六也。坤用。五地兩十也。一天三三也。三天三九也。乾用。五天三十五也。凡三五乘天地之數。總四十有五。并參天兩地者。數之五共五十。虛太極之一。故其用四十有九。掛一象三。象天地之三也。揲象四時。四時揲之數。

不過十。十時乃三歲半。舉三揲多之餘也。直云五歲再閏者。盡餘多之極也。揲餘九。則揲者四十而已。四十乃時之數也。

七八九十
六五四三二一此相間循環之數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二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以對相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有合。神也。位相得化也。

奇所掛之一也。扚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扚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常不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於再扚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

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示人吉凶。其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與酬酢。神故可與祐神。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知來藏往。

故可與祐神。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蒼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與祐神。顯道神德行。此言蒼龜之行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化之於己。須臾之化。則知須臾之頃。必顯。一日之化。則知一日之化。有殊。易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又曰。知幾其神乎。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聖人之進。豈不自見。今在學者。區別是非。有化於神者。猶能知之。況聖人乎。易言窮神知化。又言知變化之道。安得不知。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務也。易道具焉。一本無易道具焉四字。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十字。

尙辭則言无所苟。尙變則動必精義。尙象則法必致用。尙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尙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學未至于知德。語皆有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故變化之理。須存乎辭。言所以顯變化也。易有聖人之道。而曰以言者尙其辭。辭者聖人之所以聖。人言命字極難。辭之盡理而无害者。須出於精義。易有聖人之道。四曰以言者尙其辭。必至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无敝。蓋由精義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修。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私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有不知。則有知。无不知。則无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易受命。乃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言易之爲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盡精微處。中庸所謂至矣。天下之理斯盡。因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爲告戒。所以因貳以濟民行也。

既言參伍矣。參伍而上。復如何分別。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疑釋於水。知太虛卽氣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无之分。非窮理之學也。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非至精至變至神。不能與。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无知者。以其无不知也。若言有知。則有所不知也。惟其无知。故能竭兩端。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无知則神矣。苟能知此。則於神爲近。无知者。亦以其術素備也。道前定。則不窮。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无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

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物形乃有小大精粗。神則无精粗。神卽神而已。不必言作用。譬之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无轂與輻。亦何以見車之用。感皆出於性。性之流也。惟是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別。

易言感而遂通者。蓋語神也。雖指暴者謂之神。然暴亦固有漸。是亦化也。

聖人通天下之志。雖愚人與禽獸。猶能識其意。有所感則化。感亦有別。難專以化言。感而遂通者神。又難專謂之化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語恐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然聖人之於書。亦有不欲併一說盡。慮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有易有難。或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心。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開物成務。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无大小。不能明。何由能處。雖至纊至小之事。亦莫非開物成務。譬如不深耕易耨。則稼穡烏得而立。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則開物成務者。必也有濟時之才。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爻貢。所以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民患明。聖人得以洗濯其心。而退藏於密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

吉凶與民同患。

吉凶可以正勝。非聖人之患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非神不能顯諸仁。非知不知藏諸用。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憂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

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神武不殺。神知之大者。使知懼而不犯。神武者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

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之逆順取捨之故。故作易以先之。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民患除。憂疑亡。用利身安。故可退藏於密。窮神知化。以崇高其德也。自此而下。又歷言其德之出而異

名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一動一靜。是道之常。專於動靜。則偏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制而用之謂之法。

因其變而裁制之。以教天下。聖人之法也。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用之不窮。莫知其鄉。故名之曰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四象即乾之四德。四時之象。故下文云。變通莫大乎四時。盡吉凶之理。則能盡天人之助。而成位乎其

中矣。故下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无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天生蓍龜。聖人則之。以占兆。一云占之以兆。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地變化。聖人作易以著效之。故曰。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作易以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作書契效法。猶地出圖書。一云猶河洛。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

自易曰自天祐之此篇宜在立心勿恆凶下蓋上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變而通之以盡利。

理勢既變不能與時順通非盡利之道。

鼓之舞之以盡神。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神。神一作詞。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神則主於動。故天下之動皆神爲之也。詞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詞謂易之詞也。於象固有此意矣。又繫之以詞因而駕說使人向之極盡動之義也。歌舞爲巫風言鼓舞之盡神者與巫之爲人无心若風狂然主於動而已。故以好歌舞爲巫風猶之如巫也。巫主於動以至於鼓舞之極也。故曰盡神因說鼓舞之義故取巫以爲言語其動而已。

乾坤其易之縉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无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乾坤既列則其間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爲變成。苟乾坤不列則何以見易。易不見則是无乾坤。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既識造化然後有理可窮。彼惟不識造化以爲幻妄也。不見易則何以知天道。不知道則何以語性。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

事業。

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乾坤交變。因約裁其變而別之。故謂之變。推而行其變。盡利而不遺。可謂通矣。舉盡利之道。而錯諸天下之民。以行其典禮。易之事業也。這一作賈。

約裁其化而指別之。則名體各殊。故謂之變。

運於无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无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形而上。是无形體者也。故形以上者。謂之道也。形而下。是有形體者。故形以下者。謂之器。无形迹者。卽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卽器也。見於事實。如禮義是也。

聖人因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故謂之春夏秋冬。亦化而裁之一端耳。

凡不形以上者。皆謂之道。惟是有无相接。與形不形處。知之爲難。須知氣從此首。蓋爲氣能一有无。无則氣自然生。是道也。是易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

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惟儀形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說。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成。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道至有難明處。而能明之。此則在人也。凡言神。亦必待形。然後著。不得形。神何以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亦須待人。而後能明乎神。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變其勢也。動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生。變能通之。則盡利。能正夫一。則吉凶可勝。而天地不能藏其迹。日月不能眩其明。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異情。不可不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著天地日月。以剛柔立其本也。其變雖大。蓋不能遷。夫正者也。一本下有剛柔立本。故又著見之。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貞正也。本也。不眩不惑。不倚之謂也。天地之道。至廣至大。貞乃能觀也。日

月之明貞乃能明也。天下之動貞乃能一也。蓋言天地之道不眩惑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眩惑者始能明之。天下之動不眩惑者始能見夫一者也。所以不眩惑者何。正以是本也。本立則不爲聞見所轉。其見其聞須透徹所從來。乃不眩惑。此蓋謂人以貞而觀天地。明日月。一天下之動也。

正明不爲日月之所眩。正觀不爲天地之所遷。正觀正明是己以正而明日月。觀天地也。爲日月之明。與天地變化所眩惑。故必己以正道觀之。能如是不越乎窮理。豈惟耳目所聞見必從一德見其大源。至於盡處則可以不惑也。存嘿識實有信。苟不自信則終爲物役。

事千變萬化。其究如此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因爻象之旣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功業見乎變。

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

聖人之情見乎辭。

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

天地之大德曰生。

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敍天地生物。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失位。則无以參天地而措諸民也。

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此皆是聖人取之於糟粕也。

地之宜。如爲黑。爲剛。爲大塗。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神明之德。通於萬殊。萬物之情。類於形器。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柔附於物。飭血茹毛之教。古所先有。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天施地生。損上益下。播種次之。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聚而通。交相有无次之。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鴻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備。堯舜而下。通其變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不知所以然。運之无形。以通其變。

不類革之使民宜之也。

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通其變。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通。

也。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君逸臣勞。

上古无君臣尊卑勞逸之別。故制以禮。垂衣裳而天下治。必是前世未得如此。其文章禮樂。簡易朴略。至堯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上世者。止是伏羲神農。此仲尼道古也。猶據聞見而言。以上則不可得而知。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如此而已。安知其間固嘗有禮文。一時磨滅耳。又安知上世无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如周禮則不過矣。可謂周盡。今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也。歷代文章。自夫子而損益之。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不可加損矣。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舟車之作。舟易車難。故舟先於車。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不勞而得其欲。故動而悅。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有備則无患。故豫。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弦木爲弧。刻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養道雖至。禁網尙疎。但懲其乖亂而已。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剛以承上。柔以覆下。上其棟。下其宇之象。

棟。屋脊櫨也。宇。椽也。若指第二櫨爲棟。則其間已有宇。不得上棟也。若指袂爲棟。又益遠矣。宇垂而下。故言下宇。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禮成教備。養道足。而後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易說制作之意。蓋取諸某卦。止是取義與象契。非必

見卦而後始有爲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耳。備一作脩。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御一作禦。陽遍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

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

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正惟存神爾。不能利用。使不思不勉。執多以御。故憧憧之心勞。而德喪矣。將陳恬智交養。故序日月寒

暑屈伸相感之義也。

君子行義以達其道。精一於義，使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介于石，故能見幾而作。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神易无方體，一陰一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成自然，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精義入神，養之至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禮。義入神，則无方。

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一意，行其所无事，惟務崇德，但妄意有意，卽非行其所无事，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絕。今天下无窮動靜情僞，止一屈伸而已。在我先行其所无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无事，是以惡其鑿也。百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慮雖百，卒歸乎理而已。此章憧憧往來，要其有心，至於德之盛也。率本此意，咸之九四，有應在初，思其朋，是咸其心也。不言心而言心之事，不能虛以受人，乃憧憧而致其思，咸道失矣。憧憧往來，心之往來也。不能虛以接物，而有所系着，非行其所无事也。精義入神，豫而已。學者求聖人之學，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來日所行，必要作事如此。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栽培揆排，則

至是時有備言前定。事前定皆在於此。積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經。自是行之者也。惟豫而已。譏次豫備。乃擇義之精。若是則何患乎。物至事來。精義入神。須從此去。豫則事先備。備則利用。利用則身安。凡人應物無節。則往往自失。故要在利用安身。益以養德也。若夫窮神知化。則是德之盛。故云未之或知。蓋大則猶可勉而至。大而化則必熟。化即達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理。有以待之。故可推用。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

精義入神。要得盡思慮。臨事無疑。

精義入神。固不待接物。然君子何嘗不接物。人則見君子閑坐獨處。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睡雖不與物接。然睡猶是成熟者。

知幾其神。精義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見事於未萌。豫即神也。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在思勉力行。可以擴而至之。未之或知以上事。是聖人德盛自致。非思勉可得。猶大而化之。大人則人爲可勉也。化則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後德盛仁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自是別隔爲一節。義有精麤。窮理則至于精義。若精義盡性。則是入神。蓋爲一故神。通天下爲一物。在己惟是要精義入神。所存能靜而不能動者。此則存博學。則利用。用利則身安。身安所以崇其德也。所應皆善。應過則所存者復神。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德盛者。神化可以窮盡。故君子崇之。一作窮理盡性。

化事之變也。

大而化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形而上者得辭。幾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詞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詞不足以體化。

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有我能勉哉。乃能炤物。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明不能利其用者。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後動者也。

此明能精義以致用者。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暗於事變者。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明君子之見幾。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不知利用以安身者。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人道之用，盡於接人而已。諂瀆召禍，理勢必然。故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焉。

知幾者，爲能以屈爲伸。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幾，知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而斷可識矣。

君子見其幾，則隨有所處，不可過也。豈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幾則吉凶皆見，時言吉

者，不作則已，作則所求乎向吉。

不終日貞吉，言速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

終日？必知幾而正矣。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君子見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苟見其幾，則時處置不欲過，何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特言吉者，事則直須求向吉也。

豫之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爲衆人之表。一無止字。

知崇禮卑。叩其兩端而竭也。崇既傲天。卑必法地。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止是人之終始也。學必知幾造微。知微之顯。知風之自。知遠之近。可以入德。由微則遂能知其顯。由末卽至於本。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道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盛德之士。然後知化。如顏子。庶乎知化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已得善者。辨善與不善也。易有不善未嘗不知。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无之矣。

知德爲至當。而不忘至之。可見吉於微也。蓋欲善不捨。則善雖微必知之。不誠於善者。惡能爲有爲无。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烏足與幾乎。顏子心不違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其致一也。

孔子稱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己。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則固未嘗復行也。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亦是非獨自見其過。乃見人之過而自訟。其殆庶幾。言庶幾於知幾。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致一之戒。而人道畢矣。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

謂網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无非教也。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天大无外。其爲感者。網緼二端而已。萬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空心勿恒。凶。

此又終以昧於致用之戒。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推而行之存乎通。所謂合德。隤然確然。所謂有體。乾於天爲陽。於地爲剛。於人爲仁。坤於天則陰。於地則柔。於人則義。先立乾坤以爲易之門戶。既定剛柔之體。極其變動。以盡其時。至于六十四。此易之所以教人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其文詞錯綜。而條理不雜。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世衰則天人交勝。其道不一。易之情也。人一作理。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如坤初六。驗履霜於已然。察堅冰於將至之類。一云。數往知來。其義一也。其事肆而隱。

顯者則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故曰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言易之爲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以至於極。盡精微處也。天下之理。既已思盡。思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若其應也。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爲告戒。此因貳以濟民行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諳識情僞吉凶之變。故能體盡性命。

巽德之制也。

量宜接物。故曰制也。

履和而至。

和必以禮節之。注意極佳。

益長裕而不設。

益必實爲有益。如天之生物。長必裕之。非虛設也。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息必誠。如川之方至。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不足。益人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

誠之益。非益也。

巽稱而隱。

順以達志。故事舉而意隱。

井以辯義。

稱物平施。隨所求。小大與之。此辯義也。

巽以行權。

不巽則失其宜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

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蓋其爲道。屢遷。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於一卦之義。原始要終。究兩端以求其中。六爻則各指所之。非卦之質也。故吉凶各類其情。指其所之。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

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初上終始。三四非貴。要之用。非內外之主。中爻以要存亡吉凶。如困卦。正大人吉。无咎。蓋以剛中也。小。

過小事吉。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

柔之用近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

爻者。交雜之義。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剛柔錯雜。美惡渾淆。文王與紂當之矣。

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不齋戒其心。則雜而著也。

百物不廢。巨細无不察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擬議云爲。非乾坤簡易以立本。則易不可得而見也。簡易故能悅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

簡易然後能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繫辭言能研諸慮。止是剩候之二字。說者就而

解諸侯有爲之主。若是者。卽是隨文耳。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然而有兩健順而已。又不可謂天无。意

陽之至健。不耳。何以發散。

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濁。不能隨。則不能順。則有變矣。有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有此象。可

得而言。若无。則直无而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詞斯得象。但於不形中。得以措詞

者。已是得象可狀也。今雷風有動之象。須謂天爲健。雖未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發。則是效

也。著則是成形。成形則是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漠然。亦須有此象。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言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應之理。萌兆之事。而易具著見之器。疑慮而占。則易示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成能者。聖人而已。能畏信於易者。雖百姓之愚。能盡人鬼幽明之助。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人不須強分。易言天道。則與人事一衰論之。若分別。則是薄乎云耳。自然人謀合。蓋一體也。人謀之所經畫。亦莫非天理耳。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

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爲六十四爻。象所趨各異。故曰情言。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能變通則盡利。累於其情。則陷於吉凶矣。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凡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變通之宜也。如利建侯。利艱貞。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易言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則是專以人事言。故有情僞利害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惟以利言。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方其將有謀也。將有問也。命於蓍。此所謂生蓍。非謂在野而生蓍也。事在未來之前。吉凶在書策上。蓍在手中。卒歸三處一時合。豈非幽贊於神明而得爾也。起其用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

兩之用息。

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有兩則有一。是太極也。若一則有兩。亦在。无兩亦一在。然无兩則安用一。不以太極空虛而已。非天參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理義卽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卽爲理義。言理義不如且言求是。易曉求是之心。俄頃不可忘理於義。此理云者。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非同窮理之理。凡觀書。不可以相類而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觀其文勢上下。如充實之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性盡其道。則命至其源也。一作至於原也。

致與至爲道殊遠。盡性然後至於命。不可謂一。不窮理盡性。即是戕賊。不可至於命者。止能保全天所稟賦本分者。且不可以有加也。旣言窮理盡性。則不容有不知。

天道卽性也。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知人矣。知人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同意。釋氏无天用。故不取理。彼以性爲无。吾儒以參爲性。故先窮理。而後盡性。

凡人剛柔緩急趨識。无有同者。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及盡性。則皆忘之。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從此就約。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天下之理无窮。立天理。乃各有區處。窮盡性。言性已是近人言也。旣窮理。又盡性。然後能至於命。命則又就已而言之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陰陽剛柔仁義。所謂性命之理。易一物而三才備。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歟。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人一。陰陽其氣。剛柔其形。仁義其性。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如孟子曰。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全備天理。則其體孰大於此。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聖人心術之運。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悅。潤勝之健。不價乎勞。始終乎止。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鷄。

飛遷躁動。不能致遠。雞之象。

乾爲寒。爲冰。爲大赤。

乾爲大赤。其正色也。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自此而下。皆所以明萬物之情。明一作類。

坤爲文。爲衆。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震爲萁。爲蒼葭。竹爲萑。葦。

震爲萑葦。爲蒼葭竹。爲塹。皆蕃鮮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也。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因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爲赤。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其燥也。一作且躁也。

艮爲徑路。爲小石。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或作一且。

兌爲毀折。爲附決。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止。柔者必折也。

序卦

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序卦无足疑。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繩。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

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爲萬物。故受之以屯。

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

物生必蒙。

蒙冒未肆。一作蒙穉者。蒙昧未肆。

需者。飲食之道也。

雲上於天。物皆有待之象。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

坎者。陷也。離者。麗也。

一陷弱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傷於外。必反於家。萬物之理自然。

雜卦

屯見而不失其居。

險在外。故不失其居。與渙解義反。故曰緩必有所失。

蒙雜而著。

蒙雜而著。著古着字。雜著於物。所以爲蒙。蒙昏蒙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說在外。巽入在隱。

井通而困相遇也。

澤无水。理勢適然。故曰相遇。

小過過也。

過而未顛也。

履不處也。

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履以不處爲吉。

大過顛也。

過至於顛。故曰大。

婦。妹女之終也。

妹歸而長女之終也。一作歸妹。

繫辭所舉易義。是聖人議論到此。因舉易義以成之。亦是人道之大且要者也。

繫辭反復。惟在明易。所以爲易。撮聚衆意以爲解。欲曉後人也。化不可言難。知可以言難。見如日景之行。

則可知之。其所以行難見也。人於龜策无情之物。不知其將如何。惟是自然。莫或使之然者。陰陽不測之類也。已方虛心以鄉之。卦成於爻以占之。其辭如何。取以爲占。聖人則又於陰陽不測處以爲占。或於夢寐。或於人事卜之。然聖人於卜筮亦鮮。蓋其爲疑少故也。

不見易。則不識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既不識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也。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諸子之陋也。人雖信此說。然不知能以何爲有。以何謂之无。如人之言曰。自然而鮮有識。自然之爲體。觀其幾者。善之幾也。惡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止言吉耳。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人事不過於上下之交。此可盡人道也。且如孝弟仁之本。亦可以言幾。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親親而尊賢。亦可以爲幾。就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焉。又如言不誠其身。不悅於親。亦是幾處。苟要入德。必始於知幾。欲觀易。先當玩辭。蓋所以說易象也。不先盡繫辭。則其觀於易也。或遠或近。或太艱難。不知繫辭而求易。正猶不知禮而學春秋也。繫辭所以論易之道。既知易之道。則易象在其中。故觀易必由繫辭。繫辭獨說九卦之德者。蓋九卦爲德。切於人事。

有謂心卽是易造化也。心又焉能盡易之道。

易象繫之以辭者。於卦旣已具其意象矣。又切於人事言之。以示勸戒。釋氏之言性。不識易。識易然後盡性。蓋易則有無動靜。可以兼而不偏舉也。無則氣自然生。氣之生。卽是道。是易。乾不居正位。是乾理自然。惟人推之使然邪。

主應物不能固知。此行而流也。入德處不移。則是道不進。重滯者也。動靜不失其時。是時措之宜也。集義

也。集義久則自有光明。靜則無見。必動乃見其道光明。以其本之光明。故其發也光明。學行之。乃見至其疑處。始是實疑。於是有學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如告子之不動心。必以義爲外。是險而止也。蒙險在內。是蒙昧之義。蒙方始務求學。而得之。始是得所止也。若蹇。則是險在外者也。易乃是性與天道。其字日月爲易。易之義。包天道變化。易非止數。春秋大義。不止在元。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張子全書卷十一

語錄抄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於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卽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卻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爲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仕。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訂頑之作。只爲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用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已卽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已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

知之爲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爲知。包着心性。識知者。一知心性之關豁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只言心到處。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武王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一作來，自粹美。

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曰：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積累功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爲限。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個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爲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程語。

鄉原。狗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狗欲而不畏人。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己。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學謀之太迫。則心勞而不虛。質之大煩。則泥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誠淫邪遁之辭。古語執近。誠辭苟難。近於竝耕爲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濟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爲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爲惡。

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爲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生成覆轉。天之道也。亦可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

亦可謂性。損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謂道。壽夭貧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天授於人。則爲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

則爲性。亦可謂命。形得之備。不必盡然。氣得之偏。不必盡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互見。此非學造至約。不能

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心章。告子所止。到己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己所難名處。然則告子

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靈心章。誠則實也。太虛者。

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常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常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卽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叅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窮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

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妄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象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僞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尙其辭辭不容易只爲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

差緩。惜乎求思也。褊。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于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麤。則是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于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卻是正當。其如此。其一作不。則漸寬容。苟志於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爲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即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即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只習有善惡。只一作作。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

十以前庸有不志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只爲少小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須待歲月至始得。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常其時則願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真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後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臯極蓋過則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禮自外作。故又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均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卻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卻見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坎惟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妄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數。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張子全書卷十三

文集抄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慶州大順城記第二

慶曆三年某月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爲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疆。謂兵

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於野。鍤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彊。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橫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盃汝斧。汝于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胡虜之來。百千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誰。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鬪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陴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飶以筵。圖到而止。薦聞於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湯。于保之萬年。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推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達。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培也。無然皐皐。皐皐難與言也。無然訛訛。訛訛難與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善乃汝安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匣。謹爾賓薦。賓客祭禮。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綉飾。不可大華。枕爾文竹。席爾吳筦。念爾書訓。因枕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

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忽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遜謹退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賀蔡密學第四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所期。蓋朝廷有待。藹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脩。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拒。強力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知。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莫知所爲。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爲涓師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患遽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後患可懼。而國力旣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士卒。惟是三秦生齒存亡。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費之福。載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推夙昔自信之心。日升不息。以攘患保民爲己任。蓋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舍識之徒。不勝至幸。引跂門仞。無任歡欣祈俟之極。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爲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

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爲不得已爲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寢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糴糶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爲利矣。求口實而朵其頤。爲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差循理爲不能。不知廢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脩。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賤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於篇。觀厥謀之得失。

邊議第六

城中之民。旣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於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鄰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右清野。

師爲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技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尙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右固守。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

無幾。守旣在民。則今日守兵。片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問其多少之寇。此其大略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旣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願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種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右省戍。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右因民。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虜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殼。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尙且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稱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鍤。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一作均。求其實。而闕步高視。謂小事無。一有傷字。一作小無事。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爲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

之方。當知未易輕議。趨今之急。急在治兵矢。舉鬪射。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能射則釋之。胥徒請告。能射則給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縱之。租稅逋負者。能射則緩之。當是時。環之士民。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一卒而守。然則得一臣如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術於四方。右講實。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忘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爲計得矣。然寇讎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爲朝廷危之。右擇帥。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爲宜。帥不可知。

則守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爲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爲持久取勝之策。爲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右擇守。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脩實於內。爲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忠日增。而力日不足。豈善爲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一作習。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虜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右足用。

警敗者。以中國取敗戎虜。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致敗之端。此言敗一作警。之由。一作欲。既知此弊。則免爲所敗。故曰警敗。其不以制勝爲言者。以戎虜用兵。習知此利。今吾亦得之。適與之勢均法同。故止可以免。

爲所敗而已。制勝之法，當他圖矣。凡用兵於山，必能制人於原。用兵於水，一作原必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順之利，餘利皆得以一無以字。繼此而言矣。屋瓦將墜，人居其下則不安。巖壁有罅，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寇讎據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苟一作則，後一作妄。暗於戰而必敗，也不疑間或獲全者，非將之才智殊絕不作。則天耳大凡居高瞰下，無可遁之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受甲付兵云云。右警敗。

與蔡帥邊事畫一第七

近日傳聞諒祚身死，已有朝旨，令接引告哀人使過界，足見朝廷含容之意。務在息民，隨物應機，達於事變。雖元凶巨惡，尚不欲乘其憂患，別議討除，使四夷知中國爲一無爲字。仁義爲計甚善。然諒祚猖狂，罪在不赦，邊陲罅隙已動干戈。君臣之義，既虧約束之令，不守。今其嗣子始立，遣介告哀，事同初附，理必精思。若不以下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確事節，當面敍陳，將恐羽翼既成，卻論舊怨，志懷稍適，輒踵前非，謀之不臧。亂靡有定。某今有人使到闕，朝廷合降指揮畫一事件，伏望少賜裁擇，具如後。當面一作當回。

一乞降朝旨，令館伴臣僚分明說與西界人使，自种諤等及沿邊得力使臣，所以建議開納橫山人戶，爲見汝主諒祚招納過沿邊逃亡罪人景珣之徒，信其狂謀，公然任用，僭擬官名制度，及諸般妄動不臣之狀。一一指實事言，與自來內外臣僚多議興兵問罪，朝廷不欲煩民，致使沿邊忠臣義士不勝憤怒，遂有今日專輒之舉。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言种諤等所以專擅脩築綏州，安存嵬名山等投來人口，爲見汝主有從來招收

下本朝逃亡軍人百姓作樂官工匠及僭創作簇馬御龍直名目諸般占使是致邊臣久一作不憤。

一乞降朝旨令說與西人令先縛送取景珣并其家屬及前後諒祚所存洎逃走軍人百姓盡還漢界朝廷當與汝國別定兩界約束事件各常遵守。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汝主諒祚違拒朝命不納詔使前家逆節不一今來朝廷以汝主諒祚既死不欲乘汝國凶喪饑旱使謀剪戮愛惜兩地百姓須仰汝主將取知恩改過結罪文字進來朝廷更待觀汝主誠意禮節如何別有指揮。

一乞說與西界人使言爲諒祚猖狂及今來汝主幼小竊慮主張本國事體不定常萌僭逆今來欲將本國歲賜分減一半與汝國近上主兵用事臣僚十數人正令受朝廷官祿主持國事安存汝幼主不令妄動及爲朝廷保守封疆不擾百姓令本國君臣具利害文字進來。

一乞將上件五事揀擇中外有心智詞筆臣僚令作詔書付夏國新主以觀其謀以奪其心以正其初使知過惡在彼不敢妄動及宣示陝西一路及沿邊蕃漢軍民令自今後更不得亂出一人一騎妄生事節聽候夏國新主奏報如何別聽處分。

涇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第八

當司據今月二十一日西路先鋒巡檢王寧狀探報候得西界已議遣人詣保安軍進奉及界首斬戮誘殺楊知軍賊人納誓表請和觀西賊意度委實是爲國內饑凶厭苦兵革思欲卻通舊好苟假安息故凡百婉順一如朝旨有以見朝廷德澤之盛威略之遠上干天心下副人望其備職邊帥不勝慶幸然某竊

以安危之幾。必通其變。誓約之信。在正其初。今日諒祚已亡。其子方立。遣使告哀納款。詞禮恭順。義同初附。事必正名。若不得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當事節。當面指陳。乘其求也。要之以誓書。及其衰也。啗之以厚利。將恐志懷稍適。卻踵前非。羽翼既成。輒脩舊怨。某今有時幾所見。條一如右。

一訪聞傳西界有意縛送景珣并母妻。卻出一作至漢界交付。此雖未知虛的。然聞景珣於諒祚在日。特

見信任。以是西界內外臣僚。莫不側目憎惡。視如冠讎。今諒祚已死。其國中主議之人。卻欲送還。未足深怪。然慮西人既還景珣之後。必卻有繫送鬼名山之請。竊恐朝廷未能決從。轉滋嫌怨。況景珣才識鄙下。無足觀取。畱之賊中。決不能爲邊陲大患。伏乞朝廷示之以優游閒暇。特賜詔書。褒嘉夏國臣主奉詔官守誓約之心。及引用登極赦恩。免景珣一家死刑。更不令送歸漢界。置之度外。聽其用捨。以示朝廷涵濡之廣。赦令之信。仍仰就問景珣。更有無親屬兄弟。尙在中國。悉令遣送與之。以愧快其心。亦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之義。使四夷知朝廷天包海蓄之度。無以窺測。且免日後有難從之請。委得允當。

一勘會陝西一路。射入之饒。商市之富。自來亦賴戎夷博易之便。自興兵以來。鹽弊虧損。議者皆知由邊市不通。商旅不行所致。從來西人只知本國利中原物貨。願欲稍通博買。但苦朝廷未嘗許與。故已各定一作安分。不敢妄有求請。治平元年中。施昌言在本路。嘗因誘引過景珣。公事斷絕。私下博買。西界點集

壓境。欲謀犇衝。令德順運通判劉忱靜邊塞。監押黨武與之說話。開示意度。却許令民間暗行些小博易。西人樂聞此言。即時唱喏。遣罷兵衆。此足見西界願欲通行博買之意。然不知此事若行。尤繫朝廷大利。今來西人若再議通和。竊恐主計臣僚爲見。卽目課利頻虧。遽陳此說。不務艱難其事。因以成功爲拓土。

息兵豐財制虜之計。伏望朝廷愛惜此事。重惜者無爲輕發。必候擘畫得長久大計。十分祥順。西人凡百聽命。然後與之商量。

一竊見古渭州一帶生熟蕃戶。據地數百里。兵數十萬。土壤肥沃。本漢唐名郡。自來以頭項不一。無所統屬。厭苦西賊侵陵。樂聞內附。但以朝廷避引惹。未甚開納。今爲西賊貪噬。歲被驅劫。往往不戰就降。甘爲臣制。然西賊所以不能舉兵跨有者。良由道路差遠。恐延慶涇原之乘其虛也。銳意攻侵而不能捨者。貪其富利其弱。且欲漸有之。通右臂以爲秦蜀之患也。今朝廷每欲脩一城。築一堡。未嘗不點兵侵占。以誅討順蕃熟戶爲名。只緣分未定而貪未息也。朝廷誠能先使敏幹才辨之人。誘得一方人心。盡皆歸順。擇一能臣賢將。使之都護一隅。開府塞外。橫絕古渭西南一帶。分疆塹山。盡爲漢界。使人一面曉諭夏國。應係今日以前順漢蕃戶。不能妄有侵害。則許令延慶涇原三路。議定推場通市之法。著於誓書。垂爲永久。某以爲平夏之人。必將捨遠取未成之謀。就近便樂趨之利。欣然聽命。而邊患消矣。縱彼不能盡從所議。然秦鳳事宜兵備。亦可十去六七。至若經界之規畫。行移之辭令。則在巧者爲之。此不容悉也。

經略司畫一第九

今據鄴路關報及諸處城塞。探到西界。見有黃河裏外。點集人馬。深慮乘此秋熟。妄行寇抄。及蹂踐緣邊苗稼。未見得本路州軍。至時如何禦捍邀殺。須當預行指揮審問。逐處畫一合行事件。如後。

一要見本州。從將來果若西賊大段入寇。本州除堅壁清野。不失防守外。更有如何畫策。可以立功取勝。
一要見本州。從來准擬下。是何將校。緩急賊至。令帶領甚色額甲兵。多少人數。更令與甚人同心共力。會

合出入不至落賊姦便。

一要見本州。如是賊衆深入。有幾處可以伏截邀擊。山川道路。及除見戰城壁外。更有幾處須索戰守要害地方。

一要見本州。自來有幾人官員將佐。有心力膽量。逐人宜合將領藩兵。或弓箭手。或馬軍步人。及約量逐人才力。可以將領得多少人數。

一要見本州。得力官員將校。從來如何訓練得。手下人馬武藝精強。及各人手下的實揀練得多少來。堪戰人數。有無籍記定姓名。及逐人所長事藝。

一要見本州。官員將校。一本有幾人二字。或遇事宜出入。各願在甚人名下。及與甚人從來熟分。至時可與同謀共力。相助立功。

一要見本州。據所有兵馬。相度將校材力。各人勝銷人數。合作幾頭項使喚。

一要見本州。如是西賊入寇。鄰路或鄰州。至時有甚人可令將兵策應。及銷多少人馬。可以必然立功。仍令各自供析。斟酌量己力。可將人數。不得妄有張皇。務令當司可以應副。其間若係素有材量之人。必是擘畫布置。便見方略如何。

一本州一州利害。盡委自知州通判。及主將官員。通同商量揀擇。聚議所長。預先準擬下。逐節合行應敵事件。各擇有心力官員一二人。一本中更知州及各有心力官員三人。尋委恭詳可否。密切實封供申。不得看狗人情。務要公當。不誤臨時邊事。

一本州舉內。如有素負膽勇才武。有心計敢戰。不係正兵諸色人。委本州勸誘招募。令各自推擇首領。預先赴官投狀。情願團結。而分相得材勇之人。令各自團結隊。遞相委保。自備弓馬衣糧。候西賊果是入寇。先經逐近官司。驗呈過處。領人數。任便各取勝地。邊殺立功。如委有顯效。別無諸般情弊。當議比附正兵功勞。倍加酬賞。仍更量其功大小。特與敷奏。不須廣求人數。及夾帶徼倖無用之人在內。準備當司勾抽試驗。

一本州知州將校。如有急速合行事件。委是難以文字陳述。須索親到本司商量。便仰權交割職事。與以次官員。徑馬赴當司取稟。

一本州不拘僧道舉人。公人百姓。弓箭手。如有拽硬及八九斗以上。一本有射親二字。有膽氣可使之。人並仰召來試驗。如委是上等事藝。當議勾赴當司。特與相度安排。或納與請受。令各自團結。取情願處使用。一本州諸軍下。如有似此上項弓箭事藝。並仰籍記姓名。供申當司。準備緩急勾來試驗。

雜詩第十

鞠歌行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尙寐兮。日孜孜焉繼予乎厥脩。井行惻兮。王收曰。曷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寧昔爲之純美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寥哉寂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惟審己兮。乾乾。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公且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竊攘豈予思。瓜李安足論。

送蘇脩撰赴闕四首

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生無定業田疆壞。赤子存亡任自然。道大寧容小不同。顛愚何敢與機通。井疆師律三王事。請議成功器業中。闔闢天機未始休。衫衣胼足兩何求。巍巍只爲蒼生事。彼美何嘗與九州。出異歸同禹與顏。未分黃閣與青山。事機爽忽秋毫上。聊驗天心語默間。

別館中諸公

九天宮殿鬱嵯嶢。碧瓦參差逼絳霄。藜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

聖心

聖心難用淺功求。聖學須專禮法脩。千五百年無孔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老大

老大心思久退消。個中終日面嵯嶢。六年無限詩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

有喪

有喪不免道中非。少爲親嫌老爲衰。舉世只知隆考妣。切思不見我心悲。

土牀

土牀烟足紬衾暖。瓦釜泉乾豆粥新。萬事不思溫飽外。漫然清世一閑人。

芭蕉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貝母

貝母階前蔓百尋。雙桐盤遶葉森森。剛強願我蹉跎甚。時欲低柔警寸心。

題解詩後

置心平易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經師。

詩上堯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

先生高臥洛城中。洛邑簪纓幸所同。顧我七年清渭上。並遊無侶又春風。病肺支離恰十春。病深樽俎久埃塵。人憐舊病新年減。不道新添別病深。

張子全書卷十四

性理拾遺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澆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愆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況揚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靈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遠。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

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爲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卽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于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麓者。

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張子曰：近臣守和平也。如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近思錄拾遺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于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

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今日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論語說。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刼之不測。則遂窮矣。孟子說。

竊嘗病孔孟旣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夕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博學于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孟子說。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

多鑿。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

非在我者。文集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

人自是勇處多。語錄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閼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論語說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

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曰：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孟子說

二程書拾遺

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杯盤之列。

觀秦中氣艷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粧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艷故生是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艷，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

父一箇氣。艷大小。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嘗嘗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橫渠慕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旣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于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只消使家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俞。

恭而安。張兄十五年學。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寡分之。以寡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

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廢。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它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有人言。郭璞以鳩鬪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達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玉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敘。固自有先後。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技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敝。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龕耳。不如清水。今以

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卻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羹碗中不如此。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以上遺書。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以上外書。

張子全書卷十五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道。

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得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以上

見性理。

子厚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孳者。食便不美。明。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卻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卽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正。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走。今日且只道敬。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寬大。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

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諡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

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然。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

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史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

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正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卻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

往則往爾。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閒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

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常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

來其弟箴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以上見程氏遺書。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伯醇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

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尙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以上見程氏外書。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

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

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虛無卽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賸。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容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扎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上蔡語。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棋。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於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又曰。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尙脚忙手亂。況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卻未熟。然他地位。卻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

又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程張之

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

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卽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敵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敵。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敵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峰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

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悖獨繆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竝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竝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

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卽父。父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卽天地之理。而天地卽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之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己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尙

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於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有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有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呂晦薦先生于朝曰：張戴學有本源，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卽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以上見性理。

邵氏聞見錄曰：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尙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以塋。

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爲給事中。

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尙書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邠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爲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尙幼。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涪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

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竝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於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卽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皐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不足，人不堪其爨，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困，不廢講學。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饗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必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

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埽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飢殍盈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于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自作。唯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遺旨。其於政

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于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沒之日。唯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賻槨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于書。略述于謚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脩。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論謚書

司馬光

橫渠之沒。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質于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溫公。以爲不可。此帖不見于文集。今藏龜山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

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于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于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于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